

唐·吉珂德

外国文学卷

●主 编 韩作黎
●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

塞万提斯 著
(西班牙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2.8
\$W.
=3
C-4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外国文学卷

44B-3

唐·吉诃德

(三)

[西班牙] 塞万提斯 著

姜保雨 译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唐·吉诃德/(西班牙)塞万提斯著;姜保雨译. - 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7. 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 外国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唐… II. ①塞… ②姜… III. 长篇小说-西班牙-中世纪

IV. I551.4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87 号

唐·吉诃德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 1-5100 套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 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三十六

“我觉得这还算一本好书，”神甫说，“不过我不能相信这是真事。而且作者也编得并不好，因为无法想象世界上有像安塞尔莫这样愚蠢的丈夫，竟付出如此大的代价去考验妻子。在丈夫和妻子之间，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。至于叙述的方式，我还算喜欢。”

这时，站在客店门口的店主说：

“又来了一队贵客。如果他们在这儿歇脚，咱们可就热闹了。”

“是什么人？”卡德尼奥问。

“四个人骑着马，”店主说，“手上拿着长矛和度盾，头上都蒙着黑罩。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女人坐在马鞍上，脑袋上也戴着头罩。另外有两个步行的伙计。”

“他们已经快到了？”神甫问。

“马上就要到了。”店主回答。

听到这话，多罗特亚又把脸蒙上了，卡德尼奥也走进了唐·吉诃德的那个房间。店主说的那些人进来后，客店里被塞得

满满的了。四个骑马的人下了马，都是一表人才。他们又去帮那个女人下马，其中一人张开双臂，把那女人抱了下来，放在一把椅子上。那个女人和那几个人始终都没有把头罩摘掉，也不说一句话。只有那个女人在椅子上坐下后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把胳膊垂了下来，就像得了重病的病人。两个伙计把马牵到马厩去了。

神甫很想知道这些如此装束、一言不发的人是什么人。于是他跟着两个伙计，向其中一人打听。那人回答说：

“天啊，大人，我可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他们显得很有身份，特别是把女人从马上抱下来的那个人地位最高，其他人都对他很尊敬，完全按照他的吩咐行事。”

“那女人是谁？”神甫又问。

“这我也没法告诉你，”那个伙计说，“一路上我都没有看到过她的面孔。不过，我听到她不停地叹气，每叹一次气都仿佛要死过去似的。我们只知道这些。因为我们是在路上碰到了他们，他们连求带劝，要我们陪他们到安达卢西亚去，答应给我们很高的报酬。”

“你听说他们叫什么名字吗？”神甫问。

“一点儿也没听到。”那个伙计说，“因为大家走路都不说话。这可真奇怪，只能听到那个可怜女人唉声叹气，我们都觉得她挺可怜。我们猜她一定是被迫到某个地方去。从装束上可以看出她是个修女，或者要当修女了，这是肯定的。很可能

她心里不愿意，所以很伤心。”

“都有可能。”神甫说。

神甫离开伙计，回到多罗特亚那儿。多罗特亚听到那蒙面女人叹息，十分同情她。她来到那女人身边，对她说：

“您哪儿不舒服，夫人？如果是女人常得的病，而我能帮你的话，我很愿意为您效劳。”

可是可怜的女人仍然不开口。尽管多罗特亚一再表示愿意帮忙，那女人还是沉默不语。随后，来了一位蒙面男人，也就是伙计说的那个发号施令的人。他对多罗特亚说：

“您不必费心了，她不知感激。她嘴里除了谎言，没有别的”。

“我从来不说谎，”那女人直到这时才开了口，“相反，正因为我真心实意，才到今天的境地。你自己明白，正因为我真诚，你才虚伪和狡诈。”

这些话卡德尼奥听得一清二楚。他就在唐·吉诃德的房间里，与那女人只有一门之隔。他大声说道：

“上帝保佑！我听见什么了？我听到的是谁的声音？”

那个女人听见声音回过头来却没看到人。她吓坏了，站起来就跑。那个男人看见了，一把抓住她，使她动弹不得。那女人在慌乱中弄掉了盖在头上的绸子，露出了自己的脸，虽然苍白和不安，却美丽无比。她的眼睛迅速地四周张望，神态惊慌。那副表情让所有的人都觉得她很可怜。那个男人从背后

紧紧抓着她，自己头上的头罩都要掉了，也顾不上去扶一下。多罗特亚正搂着那女人，她抬头一看，发现把她同那女人一齐抱住的人竟是自己的丈夫费尔南多。多罗特亚刚一认出他来，长长地哀叹一声，脑袋一阵晕眩，仰面向后倒去。若不是旁边的理发师及时抓住她的胳膊，她就会摔倒在地了。

神甫马上站起来拿掉多罗特亚的头罩，往她脸上喷水。神甫刚一拿掉多罗特亚的头罩，费尔南多就认出了她，几乎被吓死。他呆住了，但仍然紧紧抓着那个女人的手。而在费尔南多怀里挣扎的女人正是卢辛达。她已经听见了卡德尼奥的喊声，卡德尼奥现在也认出了她。卡德尼奥刚才听到多罗特亚的那声哀叹，以为是卢辛达，便慌忙跑出了房间。他首先看到费尔南多正抱着卢辛达。费尔南多也立即认出了卡德尼奥。他们几个人面面相觑，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

大家都默不作声地互相看着。多罗特亚看着费尔南多，费尔南多看着卡德尼奥，卡德尼奥看着卢辛达，卢辛达又看着卡德尼奥。首先打破沉默的是卢辛达。她对费尔南多说：

“放开我，费尔南多大人，请你自重，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。你看到了，老天通过我们看不见的神奇途径，又把我真正的丈夫送到了我面前。你费尽苦心，现在也该明白了，只有死亡才足以把他从我的记忆里抹掉。结束我的生命吧。如果我能在我的心爱的丈夫面前献出我的生命，我也没有遗憾。也许我的死能够证明我对丈夫的忠诚。”

多罗特亚一直在听卢辛达说话，现在她才明白眼前这个人到底是谁。她见费尔南多还抓着卢辛达不松手，对卢辛达的话也置之不理，就全力挣脱出来，跪在费尔南多脚下，流着泪说道：

“我的大人，如果你还能看得清，你就该看见，跪在你面前的是不幸的多罗特亚。如果你不给她幸福，她就不会幸福。我就是那个卑微的农家女子。你曾爱上我让我做你的妻子。我过去养在家中，无忧无虑；直到后来，在你的追求下，向你敞开了我贞洁的大门，以身相许，你却忘恩负义。我来到这个地方，落到这种地步，实在是迫不得已。你当初想要我，现在你虽然不再想这样，但也不可能不属于我了。

“看一看吧，我的大人，我对你的真心实意难道不值得珍惜吗？你不能属于美丽的卢辛达，你是我的；她也不能属于你，她是卡德尼奥的。你大献殷勤，使我放松了自己；你百般乞求，得到了我的童身；你非常清楚，我是如何委身于你的。你没有理由说自己是受了欺骗。即使你不再爱我了，我仍是你真正的合法妻子，你至少还得爱我，把我当女奴接纳，我只有成为你的妻子，才会有幸福。

“你不要抛弃我，让我被人羞辱。你不要害得我父母无脸见人，他们一直忠心为你服务，是你的好臣民，你不该这样对待他们。总之一句话，大人，我最后要对你说的就是：不管你愿意与否，我都是你的妻子。这有你的话为证。如果这些都

不算数，你的良心会永远地惩罚你，使你没有欢乐”。

可怜的多罗特亚声泪俱下的陈述，使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之动容。费尔南多却一言不发。多罗特亚说完后不禁大声痛哭，铁石心肠的人也不会无动于衷。卢辛达也一直在看着多罗特亚，既对她的不幸深表同情，又为她的机敏和美貌而惊讶。卢辛达想过去安慰多罗特亚几句话，可是费尔南多依然抓着她的手臂，使她不能动弹。费尔南多内心也充满不安和恐惧。他一直盯着多罗特亚，过了很长时间，终于放开了卢辛达，说道：

“你赢了，美丽的多罗特亚，你赢了。你这种真情是无法抗拒的。”

费尔南多一放开手，卢辛达几乎就倒在地上。幸亏卡德尼奥就在旁边，他一直站在费尔南多身后，不愿意让他认出自己来。这时卡德尼奥不顾一切地冲过来扶住了卢辛达，抓住她的胳膊，对她说：

“老天若有情，会让你得到安宁的，我坚贞美丽的夫人。你在我的怀里会感到安全的。你曾投身于我的怀抱，是命运让你成为我的妻子。”

听到这话，卢辛达把目光投到卡德尼奥身上。她先是从声音上认出了卡德尼奥，又看清确实是他，便忘情地搂住了卡德尼奥的脖子，把自己的脸贴在卡德尼奥的脸上，对他说：

“是你，我亲爱的人，即使危险重重，你永远是我的主人。”

费尔南多看到这场景怔住了；多罗特亚觉得费尔南多脸上已经失去了血色，她看见费尔南多伸手去抽短剑，看样子是要跟卡德尼奥拼命，便赶紧把住费尔南多的双膝，让他的腿动弹不得，而且不停地流着泪说：

“我的心上人呀，在这个意想不到的时刻，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你的妻子就在你的脚下，而你想强占的那个女人正在她丈夫的怀里。你想打破老天的安排，可能不可能呢？看在上帝份上，我哀求你；看在你自己的身份上，我乞求你；现在事情已经真相大白，你不仅不该怒从心头起，相反倒应该高兴，让这一对有情人顺利地结成眷属，这样才能显示出你高贵的宽广胸怀，让大家看到你的理智战胜了欲望。”

在多罗特亚说话的时候，卡德尼奥虽然双手搂着卢辛达，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费尔南多。如果费尔南多有什么举动，他一定会奋起自卫，竭尽全力反击，即使死去也在所不惜。不过这时候，费尔南多的朋友们、神甫和理发师都赶来了，连老好人桑乔也来了。大家围着费尔南多，请求他怜惜多罗特亚，不要辜负了她。让他想想，大家这个地方意外地相逢，不是偶然的，而是老天的刻意安排。神甫还提醒说，在事情已经无可挽回的情况下，克制自己，表现出宽广的胸怀，诚心诚意地祝福他们，才算是勇气。只要他把自己的眼光放在美丽的多罗特亚身上，就会发现很少有人或者根本没有人可以与她媲美，况且多罗特亚爱他是一片赤诚。更重要的是，如果他还自认

为是个男子汉，就必须履行自己的诺言。

费尔南多毕竟是个贵族，胸怀宽广，听了大家这番话，他的心软了下来，只得面对现实，服从大家的好言相劝，蹲下身来抱住多罗特亚，对她说：

“站起来吧，我的夫人，让我的宝贝跪在我的脚下太不合理了。大概是老天见你忠实地热爱我，才有意让我知道应当如何珍视你。我请求你不要责备我的过错。如果你转过头去，看看卢辛达那双快乐的眼睛，就向从那双眼睛里看到她已经原谅了我的所有过错。她已经得到了她所爱的人，我也从你这儿得到了我的爱。她可以放心地同她的卡德尼奥天长地久，我也会乞求老天让我同我的多罗特亚生活在一起。”

说完，费尔南多又抱住了多罗特亚，把自己的脸深情地贴到她脸上，极力不让自己的眼泪泄露他无可置疑的爱怜与悔恨。大家热泪盈眶，有的人为自己高兴，有的人为别人高兴。桑乔也哭了，不过，他哭是因为他这才知道，多罗特亚并不是什么米科米科娜公主，他本来指望从她那儿得到很多赏赐呢。

多罗特亚讲完后，费尔南多接着讲了他发现卢辛达怀里有张纸条，费尔南多说他想杀了卢辛达，若不是她父母阻止，他真会这样做。后来，他既沮丧又羞愧地离开了家，决心找个更合适的机会报复。第二天，他得知卢辛达已经离开了父母家，去向不明。几个月后，他听说卢辛达在一个修道院里。费尔南多就找了那三个人陪同他来到了修道院，发现卢辛达正

在回廊里同一个修女说话。他不容分说,就把卢辛达抢走了。卢辛达发现自己到了费尔南多手里,当场晕死过去,醒来后,也只是边哭边哀叹,一句话也不说。就这样,他们由沉默和眼泪伴随着来到了这个客店。算是老天开眼,所有不幸都在这里结束了。

三十七

桑乔得知美丽的米科米科娜公主成了多罗特亚，巨人变成了费尔南多，他所希望的伯爵称号也成了泡影，心里不免隐隐作痛。而他的主人却正睡得香，一点儿都不知道。此时，多罗特亚仍在怀疑自己的幸福是不是真实，卡德尼奥和卢辛达心情也一样。费尔南多则感谢老天，把他从迷途中解救了出来。

总之，客店里人都为这件棘手的事情的美满结局而高兴。不过，最高兴的是客店主妇，因为卡德尼奥和神甫已经赔偿所有的损失和财物。只有桑乔显得很难过，很伤心。他沉着脸来到唐·吉诃德的房间。唐·吉诃德刚睡醒。桑乔对他说：

“哭丧着脸的大人，您完全可以任意睡下去，不用再操心去杀什么巨人，一切都已经结束了。”

“我觉得这很好，”唐·吉诃德说，“我刚才同那个巨人进行了殊死搏斗。我一个反手就把他的头砍落在地，流的血就像水一样在地上流淌。”

“您最好说像红葡萄酒一样流淌，”桑乔说，“如果您不知

道，我告诉您，那个死了的巨人是个大酒囊，血是酒囊里的红葡萄酒，被砍掉的头呢……见鬼去吧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你疯了？”唐·吉诃德问，“你头脑清醒吗？”

“您起来吧，”桑乔说，“看看您做的好事吧，咱们还得赔老板的钱呢。您还会看到，女王变成了普通女子，名叫多罗特亚。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哩。您知道后准会惊奇。”

“可是我被人用被单扔却是真的，”桑乔说，“并不是受魔法控制，那是千真万确的事情。我看见了店主，当时他抓住被单的一角，既开心又用力地把我往天上扔，虽然我头脑简单，是个笨蛋，可我还是认出了他，肯定没有什么魔法，有的只是倒霉。”

“那好，上帝会安抚你的，”唐·吉诃德说，“你把衣服给我，我出去看看你所说的那些事情和变化。”

桑乔把衣服递给他。这边唐·吉诃德穿衣服，那边神甫则向大家讲述唐·吉诃德如何抽疯，他们又是如何设计把他从“卑岩”弄回来的，当时唐·吉诃德正胡想自己受到了夫人的藐视。神甫把桑乔告诉他的那些事差不多全讲了，大家听后又惊讶又好笑，一致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奇怪的疯癫。神甫还说，多罗特亚这件从天而降的好事，打乱了他的计划，因此还得再想个办法，把唐·吉诃德弄回老家去。卡德尼奥愿意把这件事继续下去，让卢辛达来扮演多罗特亚原来扮演的角色。

“不必这样，”费尔南多说，“还是让多罗特亚继续扮演下

去。如果这位骑士的家乡离这儿不远，我愿意想办法治好他的病。”

“离这儿不过两天的路程。”

“即使再远的路，我也愿意去。做点好事么。”

这时候，唐·吉诃德全副武装地出来了，他头上戴着那个瘪的曼布里诺的头盔，手持皮盾，胳膊还夹着那根权当长矛的棍子。唐·吉诃德的样子让所有的人吃惊，他的脸拉得老长，又黄又干，身上的披挂也是各式不一，但神态矜持。大家都没有吭声，看他想说什么。唐·吉诃德看着美丽的多罗特亚，极其严肃而又平静地说，

“美丽的公主，我已经从我的侍从那儿得知，您的尊贵地位已经没有了，您从过去的女王和公主变成了普通少女。如果这是您的会巫术的父亲的旨意，怕我不能给您帮助才这样做，那么我说，他对于骑士小说都是一无所知，或知之甚少。如果他像我一样认真阅读骑士小说，就会发现，一些名气比我小得多的骑士，没费什么气力就杀死了某个巨人，不管那个巨人有多么高傲，从而完成了艰巨的事情。我没费什么时间就把巨人……我不说了，免得你们说我吹牛。不过，时间会揭示一切。”

“您看看，您刺破的是两个酒囊，而不是巨人。”店主这时说道。

费尔南多让店主住嘴，无论如何别打断唐·吉诃德的话。

唐·吉诃德接着说道：

“总之，失去了地位的尊贵公主，如果您的父亲是因为我说的那个原因而改变了您的身份，您不必往心里去。在任何危险面前我都会化险为夷。用不了几天，我就会用这把剑把您的敌人的头砍落在地，把王冠戴到您头上。”

唐·吉诃德不再说话，等待公主的回答，多罗特亚心里明白，费尔南多已经决定把这场戏演下去，直到把唐·吉诃德带回他的家乡，于是就机敏而又一本正经地回答道：

“勇敢的骑士，我确实交了点好运，可我还是以前的我，而且我还要依靠您战无不胜的臂膀力量。所以，我的大人，请您相信我的父亲，他精明而又谨慎。我认为，如果不是由于大人您，我决不会遇到今天这样的好事。现在剩下的事情就是咱们明天继续赶路，今天的时间不多了；至于其他的事，就全仰仗上帝和英勇的您了。”

机灵的多罗特亚刚说完，唐·吉诃德就把头转向桑乔，满面怒容地说道：

“现在我告诉你，你这个臭桑乔，你是世界上最愚蠢的笨蛋！你刚才不是对我说，这位公主已经变成了叫多罗特亚的少女吗？你不是说我砍下的那个巨人的脑袋是臭酒囊吗？你还胡说八道了一通，把我都弄糊涂了，我还从来没这么糊涂过呢。我发誓，”唐·吉诃德咬牙切齿地仰天说道，“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！让所有敢撒谎的侍从都长点记性！”

“您息怒，我的大人，”桑乔说，“就算有些我说错了，可巨人脑袋的事，那些被扎破的酒囊，还有那些血是葡萄酒，我都没讲错。那些破酒囊就在您床边，屋里的红葡萄酒也流成河了。您若不信，看看就知道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等店主让您赔钱您就知道了。至于女王的身份没有变，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。”

“现在我告诉你，桑乔，”唐·吉诃德说，“你是个笨蛋，对不起，完了。”

“行了，”费尔南多说，“别再说这些了。公主说明天再走，就这么办吧。今天晚上，咱们好好睡一夜；明天陪同唐·吉诃德大人一起赶路，我们也想好好地看看这位英雄呢？”

“是我为大家效劳，陪同大家赶路。”唐·吉诃德说，“感谢大家对我的关照。我一定要做到名符其实，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辞。”

唐·吉诃德和费尔南多彼此又说了一番客气话。这时有个旅客走进来，大家一下子安静下来。从装束上看，那个人是刚从摩尔人那边来的。他胸前挂着一把摩尔刀，他身后跟着一个摩尔装束的女人。那女人骑在驴上，一块头巾包住了整个脑袋，把脸也遮住了。她头上还戴着一顶锦缎帽子，从肩膀到脚罩着一件摩尔式长袍。那男人有四十多罗的样子，脸黑黑的，长长的胡子梳理得一丝不乱。总之，看他的穿戴，就像是一个有钱人。他一进客店，就要一个房间。当他得知已经